



## 为“国际”而艺术(“中国概念股”)

Art for international

◎ 黄河清 Huang Heqing

“生活在别处”原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一句话，被捷克作家昆德拉引用后，在中国广为流传。出于历史的巧合，这句话无比传神地展现了一些中国文化艺术“精英”的心态。他们始终在理性上否定自己脚下的“此地”，神往于“别处”。“此地”是他们不屑一顾、不认同的，而“别处”是他们理想化、心向往之的地方。他们无疑身“在此地”，但他们在精神上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别处”。

尽管中国“当代艺术家”们现在也常把反“西方中心主义”挂在嘴上，但他们中有谁真是反西方中心呢？有谁能充满文化底气地说，咱们不玩你那一套，咱们玩自己的？他们的反西方，多由于西方不接纳自己，或因为西方对自己的轻慢轻视轻蔑，是俄国人库利克“我爱欧洲，欧洲不爱我”的那种幽怨哀怨忿怨。有人为进入了“别处”的体制而欣喜若狂，或趾高气扬。也有人为被“别处”拒之门外而捶胸顿足，甚至痛哭流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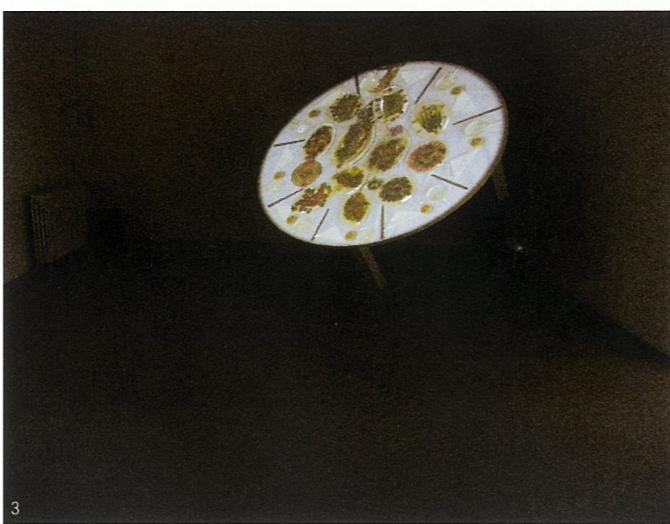
为谁而艺术？

谁都看得见，所谓“中国当代艺术”不是一种为了中国公众，而是为“国际”的“艺术”，专为“国际”而构想、专为“国际”而生产、专为“国际”而出口的“外贸产品”。中国成语有云：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为了迎合“国际”流行“细腰”的要求，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不惜不食“此地”烟火，衣带渐宽人憔悴，尹吉男先生形象之至地称作“细腰国际主义”：

“当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使者带着他们固有的文化标准来中国选择现代艺术时，中国一部分‘细腰国际主义者’们由于多年积累了丰厚的‘泛表演’经验，就会坦然说出：‘您需要什么类型的作品，我就能做出什么来。’足够地暗示了自家手艺的无所不能。换句话说，您（西方）用民俗眼光看我们（中国），我就给您提供有滋有味的民俗制品；您用西方式的东方眼光来看我们，我就给您提供不折不扣暗示这种眼光的中国例证。您要政治情结，我有革命底牌；您要原始暴力，我有乡土血腥；您要无来由的病态，我就能让您无来由地呕吐不止；您要女权主义，我就可以牺牲性别临时变成女性，哪怕是‘人妖’都行。”

这个‘当代艺术外贸产业’竭尽所能事符合“国际”的需求：“一个比照于西方主流文化的中国订单发了下去，所以艺术个体户同时开工，顿时就可以赶制出适应需要的现代艺术品。而且还能应付各种各样的‘急活儿’。”没有比这两段话更生动地描绘出中国“当代艺术”专为出口而制造的情况了。

为配合上海美术馆举办的“聚焦：来自（美国）Haudenschild收藏机构的中国当代录像和摄影”展，2004年3月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举办名为“预见艺术的未来——全球化的本土视点”的研讨会。该讨论会邀请了国际国内的26位艺术家、策划人、批评家和艺术史家。其中有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录像艺术策展人芭芭拉·伦敦，还有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策划人克利斯托弗·菲利普斯。“‘国际’到什么程度？”——中国本土批评家寥寥无几。如果没有中国的批评家怎么谈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两天的研讨会就这样结束了。国外的策划人并没有谈到中国本土的艺术问题。中国当代艺术如果不发生本土的争论，不用本土批评家系统化的知识对当代艺术进行分析与判断、推动它的发展，它永远也进不了学术。……参与研讨会的发言人是用什么标准选出的？标准是谁定的？这是圈子化最明显的表现。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次研讨会有意义在哪里？”



3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界，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确实不需要中国本土的批评家来多嘴。本土的批评家说了何用？你不能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出口起作用。相反，“国际”的批评家、策展人、收藏家、画商，却与“中国当代艺术”有着直接的干系。所以，西里克女士不必惊诧：中国本土的批评家“去不去杭州”实在是非常不重要。如果“国际友人”“寥寥无几”，或没有了“国际”人士去杭州讨论“中国当代艺术”，那就正常了！

另外，令中国“当代艺术”界颇有些亢奋的是，最近这些年，海内外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被越来越多的西方画商和私人收藏家购藏。这些年西方艺术界的“中国热”现象是非常显见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忽然打动了西方人？还是西方艺术界忽然对中国“当代艺术”发生了兴趣？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

我以为，这里人们特别应当看到两点：政治因素和商业因素。

首先，是政治因素促成了当前西方“当代艺术国际”的“中国热”。艺术是什么？艺术是文化宣传和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1980年代，美国扶助苏联“政治波普”打“艺术牌”，对苏联的解体起到重要作用。苏联解体后，西方开始加紧对中国的文化艺术方面的影响。显然，扶助中国“当代艺术”有对“红色中国”进行消解的文化战略。“中国热”开始于苏联解体后的1990年代，并非偶然。

第二，商业因素也是促成西方“当代艺术”“中国热”的重要原因。尤其当商业因素又重合于政治因素之时，中国“当代艺术”特别有投机价值。用股市术语，可谓某种“中国概念股”。艺术市场的投机行为与股市的投机行为完全一样。2004年，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亚洲协会”主办了“过去和将来之间——中国新摄影新录像展”。该展览的赞助者，“除了十几家家底殷实的美国艺术基金会，还有一长串私人名字，其间不乏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老板，闯荡江湖多年的中间商，上流社会的艺术收藏家。这些纽约乃至美国艺术界的权势人物联合起来，支持一个来自‘异域’文化的展览，不禁让人揣测冠冕堂皇理由后面的其他动机……”“这是艺术，还是‘中国现象’？看着美国名牌媒体全部到齐的阵容，听着大人物致辞中的‘中国的变化前所未有，艺术让我们理解中国的今天’之类的云云，我一时搞不清展览的魅力究竟来自于‘中国的艺术’，还是‘艺术里的中国’？”



4



5  
6

(于渺语)

说到底，是“中国概念股”起了作用。不过，想想当年苏联“政治波普”在西方被热炒，红透一时。但时髦一过，便一哄而散。其实，也正是“苏联概念股”过时冷落，才有“中国概念股”的“热”。但这是一种短期一阵子的虚热，不会持久。■

1. 无题 装置 周啸虎
2. 小提箱 装置 陈敏彦 沃伦
3. 无题 装置 王功新
4. 双重风景 录像 朱加
5. 1997—2000 摄影 荣荣
6. 无题 装置影像 邱志杰